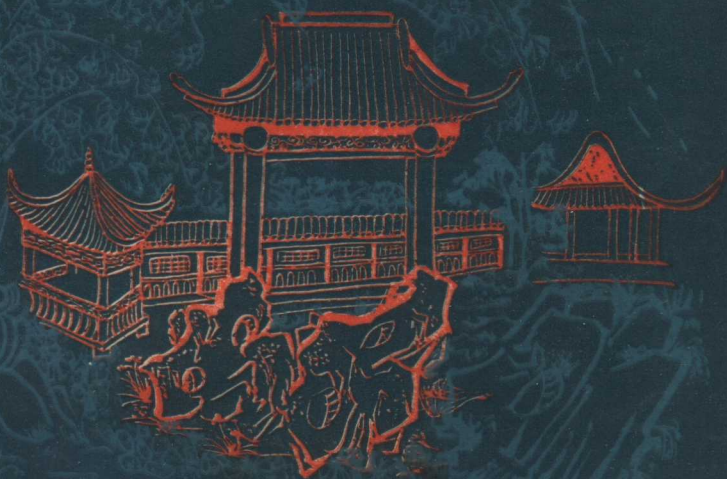




快心編 上

466143



2 034 2050 1

明末清初小说选刊

快 心 编 (上)

天花才子 编辑

朱眉叔 校点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7.12.31

快 心 编 (上)

天花才子 编辑

朱眉叔 校点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沈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158,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责任编辑: 林 辰

封面设计: 马寄萍

统一书号, 10158·963

定价: 1.45元

本书出版说明

原书题：天花才子编辑，四桥居士评点，课花书屋藏板。
书名题署不同：初集封面题《醒世奇观·新镌快心编全传》；二、三集卷端均题《快心编传奇》。可能是康熙后期的作品。

校点出版时，删四桥居士之评。疑“醒世奇观”系宣传广告性文字，故书名用《快心编》。原书实为三十二回合演一个完整故事，但却分为三部刊行，故仍按原书，分三册出版。本书为初集，共十回。另有二集十回，三集十二回，请读者注意。

春风文艺出版社

原 序

今天下何一非快心之事哉！以天时而论，当盛暑酷热，得秋风荐爽，炎飈自退，昔之郁蒸烦闷，一旦若失，何快如之！以人事而论，当八、九月间，二麦渐完，待哺正急，得稻粱登场，饱啖鼓腹，昔之拮据日给，一朝裕如，何快如之！虽然秋风荐爽，偏加于短褐不完之人；稻粱充饥，不及于无地立锥之士，秋如冬矣，丰同俭焉。欲求食，谁哀王孙；欲求衣，谁怜范叔？则将委顿蓬庐，郁悒无聊已乎？夫求在人者，人为政；求在我者，我为政。当此之时，得有异书，暴背展诵，名言愈疾，快谈果腹，则无有逾于《快心编》者。然则是编不诚为饥寒时之布帛菽粟乎哉！石生穷途踟躕，得逢杏苑之盟；凌子避祸飘零，便奋冲天之翼；李氏受侮于狂且，幸逃虎口；裘女见摧于同气，几厄波臣。终能于归佳士，歼此无良。即驿亭行刺，镇府投军，凶残未改，诛殛随之。报复之事不同，遭逢之巧则一。均足以快忿闷而抒不平，快心之事孰以加兹！至于勘破种种世情，议论极其透辟，发人所未发之蕴，道人所未道之言，无不阐微剔隐，快人心目，何异匡衡解颐，王充谈助也哉！古人作乐，闻者顿忘肉味。是编虽稗官，阅者不当作忘暑止饥一助耶？是为序。

凡 例

一、是编皆从世情上写来，件件逼真。间有一二点缀处，亦不过借为金针之度耳。字义庸浅，期于雅俗同喻，不敢以深文自饰，得罪大雅诸君子也。

一、从来传奇小说，往往托兴才子佳人，缠绵烦絮，刺刺不休，想耳目间久已尘腐。是编独拘〔构〕异样楼阁，别见玲珑。虽叙述凌、李、石、裘等，未尝尽脱窠臼，然于聚合处，自不容不尔。

一、是编悲欢离合，变幻处实有之，非若嵌空捏凑，脱节岐枝者比。苟涉于此，即是离经悖道，君子奚取焉。

一、编中点染世态人情，如澄水鉴形，丝毫无遁。不平者见之色怒，自愧者见之汗颜，岂独解颐起舞已哉！至于曼倩笑傲，东坡怒骂，则亦寓劝世深衷，知者自不草草略过。

一、编中间发议论，极尽形容，是以连篇累叶似乎烦冗。然与其格格不吐以强附于吉人之辞，孰若畅所欲言，以期快众人之目。况总归之，看小说正见作者心裁，若仅速求根荄，概废枝条，是徒作汗漫观，便失此书眼目。

目 录

第一回	凌羽化旅中囑子 石佩珩深院报仇	1
第二回	凌驾山订誓花园 丁孟明存心书室	19
第三回	露机关湘烟送信 受刑罚魏义存忠	42
第四回	惧横逆抱恨许亲 遇姻缘侠肠诛盗	69
第五回	结花烛感恩报恩 越重牢仗义救义	87
第六回	见丽人寺中留寓 思淑女笺上题词	110
第七回	诉衷情兰英传筒 论佛法见性崇儒	128
第八回	乐善村褚逢留旧主 报恩寺李绩识英才	158

第九回	鼠窃贼一朝得志	178
	乌合众三路兴兵	

第十回	大修斋刀兵加颈	199
	小完聚灯火谈心	

第一回

凌羽化旅中嘱子 石佩珩深院报仇

诗曰：

豪杰安论富与贫， 一番磨炼一番新。

丹阳市上吹箫客， 就是吴邦柱石臣。

这四句诗，是全篇意旨，讲那英雄豪杰随地而生，不论富贵贫贱之家，若自能振拔，定转贫为富，转贱为贵，其原处富贵的，自更光前启后，大抵都要做一个万古不磨的汉子才为了当。然而，古来豪杰能有几个是万古不磨的。总之，只要持身务归于正，相交贵别贤奸，气质或所有偏，处事必参情理，是这般做人，便是豪杰，遇与不遇，又有命运存焉。莫谓能自振拔，便去着意妄求，这便大差了。所谓振拔者，不外乎持身待人接物，即上归于正、别贤奸、参情理三项。如此做得去，达则为兼善豪杰，穷则为独善豪杰。然而，这等豪杰，自不能得庸福，定有许多苦难磨他。譬如，韩信寄食漂母，宁戚佣工饭牛，不但不为人所齿，连衣食二字都难，是皆劳筋骨，苦心志，涉历流离颠沛，正所谓磨炼英雄也。可见得这些人不是自在得的。韩信为萧何所荐，乃至齐王；宁戚为管仲

所荐，便登相国。当其困穷之日，未尝改易操守，使名闻于贤者，正是他持身待人得力处。初先混迹尘寰，世人肉眼不识，到后来显荣发达，做出事业，自然动地惊天，流名千载。可见得这等人原不可易视的。然而这等人决不独生，必有相附。如前所说，韩信、宁戚，便有萧何、管仲荐他；有了关张，自有刘昭烈收他。这都是天地不使那等人虚生在世，必定叫他有一着脚处，方展其才。故豪杰在落魄不遇时，有一具高眼识得便相提挈，其人也非凡辈。如今且听说一个识豪杰的，陌路便结生死交，至后互相救援，缔姻千里，立身成名，奇踪异迹，都从那识拔中生。看官，且等我从头敷演得去，自有可观之处。正是：耳闻安足信，说出便知奇。

词曰：

穷达不人由，家教绵绵世泽悠。接续书香传种子，
无忧。贻厥子孙有善谋。为恶岂常留，大义春秋重复
仇。何况高堂恩罔极，应酬。感得神明也降庥。

话说前朝，浙江绍兴府有一个太守，姓凌名登字羽化，进士出身。本籍南直扬州府江都县人氏，少年娶下同乡王少卿女儿，所生一子，眉清目秀，气格不凡。生产之夜，其母梦吞一星，乳名便叫星儿。到得六岁，请先生教他读书，取名六鳌，字驾山。读书过目成诵，聪明异常。父母爱如珍宝，自不必说。不觉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又过了几个年头，羽化选任绍兴知府，正要收拾赴任，不料王夫人染了不测之症，一病而故。羽化因凭期紧迫，不敢久停，只得选地把夫人安葬。此时王少卿去世已久，子孙俱迁移他所，自己又无

嫡亲弟兄，只得把家务托与得力家人魏义。分拨停当，带着驾山驿传到任。一路上，父子二人踽踽凉凉，甚是凄楚，幸得驾山曲意承欢，周旋左右，稍可解慰。

不则一日，到了绍兴府中，公座毕，未免有那衙门规矩，见上司，会同僚，待属县的许多事体，忙忙过了数日，然后发牌放告。羽化生来性子最直，不肯偏私受贿，一味清廉，抚字心劳，悉知民隐，绍兴一府无不称扬盛德。一日审得一起盗赃扳害，那受害的乃是一个小经纪，姓褚名愚。他出身原系末籍，都因勤俭起家。大凡勤俭的，便多悭吝，邻舍面上情分多稀。古语说得好，一家饱暖千家怨。即有那等嫉妒饱暖幸灾乐祸的人出于其间。褚愚又缺少亲族，难以倚靠。虽有一个表亲，姓姚名茂功，在兗州府做军官，却又迢迢阻隔，纵有如无。因此，乡里有那无藉不良的欺他单弱，便买盗诈他，指望嚼他脑髓。岂料被凌知府审出真情，把众盗问罪讫，将褚愚超豁。审毕，众犯皆发放去，独有褚愚尚跪着不动。衙役赶逐，只是不走。凌知府看了这般光景，便问道：“本府既已把你超出冤枉，并没加罪，你今却恋恋不去，难道还有审不到处，你心下不足么？”褚愚连连磕头道：“小人得蒙青天察出冤情，超救蚁命，怎敢还有不足。但念小人不智，薄有家资，以致众人垂涎招怨。若不遇青天明断，则小人必死于箠楚之下，家私自然难保，妻子必至流离。老爷恩德，真如天高地厚，无可补报，今愿在衙中服侍，少效犬马。”凌知府大笑道：“本府自有童仆，何须用你，且官长以部民为奴，我也不忍。”褚愚道：“若老爷不准

收用，则小人无处报德，岂不有负大恩。纵就供设长生朝夕焚祝，或来生相报，终属虚事，不若亲侍左右，少尽忠心，伏乞收录，虽死不辞。”说罢，涕泪如雨。凌知府见他如此诚心恳切，亦觉感动，遂准收入衙中。褚愚不胜之喜，归家安顿妻子，自入府衙承役。凌知府见他识得几个字儿，略晓得些文义，便派他承管书房，因得与公子朝夕亲近。驾山与他说话甚是投机合意，便亦另眼看他。

不觉春去秋来，褚愚已在衙中二年有余。凌知府考满入京候选，两下分别，十分不舍。褚愚要送上京师，知府不许道：“你有妻子在家，怎好出门远去。但你平居必须和睦邻里，免得再生他故，恐将来官府未必如我持公。”褚愚哭拜道：“此处人都刁诈，小人亦不愿久居，日后若有迁移，当到老爷府上叩见。”时合城缙绅耆老官吏师生，于知府起程之日，俱至十里长亭设饯，皆攀辕不舍，洒泪而别。褚愚又送了一程，然后别去。后地方上思念凌知府德泽，遂建造生祠，纪功报德。

且说凌知府一路行到苏州，忽然感病，只得泊船住下，寻寓安歇，清医调治。日复一日，渐渐沉重。知府料病不起，乃分付驾山道：“你父亲幼年力学，博得腰金。今即一病而亡，在我也尽够了。但痛你幼时丧母，今又丧父，不得照顾成人，婚姻未结。我若死后，你可扶柩归家，合葬母塋。但是世务艰险，只宜谨守，不可外务，致坠家声。若得你体贴我心，持身如玉，我虽在九泉，瞑目含笑。家业尽可过活。家人魏义，忠义可托，一应财物出入，叫他照管，决无差

误。门户应酬，你俱未谙，须与魏义商酌。原情度理，便可无过。你必专志读书，挣个出头日子，接续书香才好。”驾山跪在榻前，伤感五中，凄然下泪。乃解慰道：“爹爹放心，安静调理，自然痊可，不须思及他事，惹起忧思。”知府亦含泪长叹。不料服药无功，祷神不效，知府日重一日，竟是呜呼去世。驾山一恸几绝。只得着家人备棺盛殓，扶柩归家，昼夜趲行。

到了本土，魏义闻信远接，放声痛哭道：“相公年幼，诸事未曾结果，老爷竟去世了，叫相公倚靠何人？”驾山哭倒在船，不省人事。魏义慌忙叫唤，良久方苏。婉劝道：

“相公且休痛哭，今老爷既已仙归，相公须料理丧葬大事，不宜哭坏身子，反为不便。”驾山乃与魏义计议，即择日在船开吊，出柩到坟，与母棺合葬。忙乱数日。亏了魏义夫妇，二人竭力料理，不要驾山费心。

凌羽化是进士知府，同年社友虽多，然无出仕儿子，世态炎凉，总也不来吊唁。驾山依着父亲临终分付的话，把家中一应田租庄税，尽托与魏义掌管，自己却折节下帷，潜心读书。有时想起父母，放声恸哭。当月明夜静，万籁俱寂，悲号数四，闻者酸心。正是：

静夜虫声彻晓听， 凄凄寒焰照书屏。

双亲未养音容渺， 树欲宁时风不宁。

驾山在东楼读书，早已过了三年服满。此年，却好学道按临，魏义对驾山道：“今年又当科试，相公不可不去应考，若得入门，便可继祖世书香。”驾山点头道是。到了县

考，进场把两篇文字一挥而就。只因他原是聪明之人，再加了三年苦功，真正落笔有神，奇思满纸，那两篇时文何消着力。到了出案日子，第一名就是凌六鳌。到府考，又是案首，察院中取在第二名入泮。是时，来庆贺者便多，好生热闹。正是世态炎凉见，人情得失知。凌驾山自从入学之后，就有朋友来往。初时只闭门杜客，今自己有了前程，也就出外交接。

一日，坐在东楼看书，只见小厮来说道：“张相公同一位丁相公来拜。”拿上帖子，见写着：眷通家待教弟丁严拜。你道张相公是谁？原来名骏字玉飞，祖上原居北直涿州，住在扬州已经数世。父亲张哲字明武，住在涿州，开一个大绸缎铺，家中富有资财。玉飞小时与驾山曾同笔砚，性地聪明慷慨，两人甚是莫逆。玉飞是十五岁进学，进学之年，驾山尚随父在任。这时玉飞已十九岁了，同着母亲穆氏在家里管着田庄，料理家务。父亲张哲或一年或二年也回扬州一次。父子都是好义之人，待朋友颇有肝胆。初先驾山扶柩归葬及入泮等事俱来吊贺寻常不时相会，极疏也只隔得十数天。会时不过讲些文章、人品，真是同心知己，气味相投。驾山也极感他交谊。这日同了丁严来拜，不知这姓丁的却是何人？驾山平素厌见这些讲世务的成群逐队，所以只是杜门谢客。总是见得这班人，守本分的少，说是非的多，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坏人心术品行，深可痛绝。今却因是张玉飞同来，不好回他，乃整衣出堂，相见毕坐定，驾山乃对玉飞道：“连日不晤，正欲到宅奉看。”张玉飞道：“吾兄

埋头书史，名达乡邦，丁兄仰慕高才，故同小弟特来奉谒。”驾山乃问丁兄贵表尊居。你道这姓丁的是何等人？原来是本郡丁少师的儿子。生丁严时，少师已五十余岁。晚年得子，爱恤倍常，由他心性，不甚拘束。以后长大了，习惯如自然，只管骄奢淫佚，胡作胡为，父母才管他，却管不下了。把父母反看做厌物，如眼钉肉刺。一存了厌恶心肠，日久日疏，富贵之家屋宇又多，便整月的父子不得见面。丁少师又是一个贪财慕禄之人，原少义方之训，做事原有许多不好处。这丁严轻忽父母如同陌路，反要严声厉色的相对。父母方懊悔幼时惯了他性子，以致如今教诲不转，看着儿子便气，想想自己又气。终究老年人拗不过少年人，一双父母竟为儿子气死。这番丁严称了心意，无人聒絮，自由自在，快活逍遥。家中拥金穴之貲，便门下集无赖之辈，日日聚在一处，也没有一句好话说，不是赌钱吃酒，就是宿娼嫖妓，鲜衣怒马，街市招摇。只要扬州城里有那一处迎神赛会唱戏烧香，便聚了一班好胜之人无有不到。更有一桩大不好处，学古人石崇做事，养一班强盗在家，驾着船只便去江心里打劫客商。因此家财日盛一日。他年才二十有余，心肠最险，动要害人。又喜的是交游虚誉，上年岁试买了生员，整整费去几千金。今闻得驾山入学，大有才名，思欲结为朋友，故拉同张玉飞来引进。凌驾山动问，张玉飞便代为称说家声，表德孟明，上年已游庠过了。驾山乃与丁孟明致恭道：“小弟坐井守株，不得亲近时贤，反荷先施。罪甚，罪甚。”丁孟明道：“小弟性质鄙陋，久欲仰攀高士，向闻吾兄大名，如

雷贯耳，今得拜识荆州，果然名下无虚。”驾山又谦叙一回。两次茶毕，又讲了些闲话，然后起身告别。

明日只得去回拜他，遂拉了张玉飞同去。孟明接见，甚是欢洽。换茶过，正欲告退，孟明一把扯住不放，留入园里。果是富贵之家，景象不同，层楼迭阁，古玩奇珍，观之夺目。正是：

庭院深深画阁重， 富家分得帝王宫。

香浮宝鸭沉烟细， 光映珠帘暖日融。

花气氤氲熏面目， 莺声圆溜度房栊。

眼前应接应无暇， 疑是仙乡入梦中。

三人散步纵观半晌，方邀入一轩中坐下。顷刻，摆上酒肴。宾主酬酢，酒至数巡，丁孟明道：“小弟滥叨餐序，实惭文墨，有失礼处，还要吾兄见谅。”张玉飞道：“如今读书的人，往往有许多俗态，不期自至，非酸即腐，非呆即迂。弟思此等人深足愧耻。吾兄有一种豪迈磊落之气，与众不同，真是男儿志趣。”丁孟明道：“若以拘执迂腐较之豁达雄豪固是不及，吾兄此谈在小弟固不敢当，然而大丈夫也须如此。”又对驾山道：“小弟此言何如？”驾山点头道：

“斯文一脉，原不是叫人迂腐，不过不同于流俗耳。今人则故作迂腐体格，以自托于读书人，诚足深恶痛绝。吾兄所见，小弟略同。”丁孟明拍手大笑道：“英雄所见大率如此。”三人说说笑笑，杯盏交错，直吃到午夜方散。驾山归家已是太醉，明日直睡到红日三竿，方才起身。

梳洗毕，魏义说道：“相公昨日丁家吃酒直恁地醉？”

驾山道：“去回拜他，承他美情留饮，不觉竟醉了。”魏义道：“相公有所不知，这丁相公是扬州城中一个最利害的公子。相公看他出言吐语，便知他是一个险恶的人。只要看他一双眼睛，便是个不好相，将来必遭刑险，一向闻说他家窝藏强盗，在江里打劫过往客商。因此上家私比他少师爷手里更好。相公今后凡与他交接应对，俱要留心。”驾山愕然道：“原来如此，我却不知。既然有此等事，难道官府并不知觉？”魏义道：“官府那里晓得，他与衙门里人吏书皂快通同隐庇，纵就知觉，也原调停过了。”驾山道：“留心处固要留心，但看他待朋友就象情谊厚重的，料也无害于我。”正是：

奸险之人切莫交， 语中针刺笑中刀。

莫言意气甜如蜜， 稍有参差易改操。

话分两头。且说山西太原府城西，有一陆家庄。那陆家庄上有一个务农的庄家，姓石名虹，妻房刘氏。父亲石骥是一个秀才。祖上原是大同人氏，因有志读书，见得大同都尚弓马，没有读书的人，故此搬到省城。到石骥手里，读成了书，便得入学。石骥做人也好，有声庠序。养两个儿子，长名石虬，早年亡过，有一嗣子顶了宗祧，次子便是石虹。石骥死后，石虹读不成书，便移到这陆家庄种田为活，家事尽可支持。年过四十，才生下一儿，面方耳大，体壮声宏。石虹夫妻好生欢喜，恐他不能养大，有祖上遗下一件宝贝，是一个玉锁，把来就系在小儿颈项上，即取乳名锁儿。到得六七岁，便送在乡塾读书，聪明有识，看过不忘。那村馆先